

全臺文二十三

洪棄生《寄鶴齋駢文集》

提要

《寄鶴齋駢文集》，洪棄生著。此書分為四卷，雜混各種文體，凡論、記、序跋、壽序、誄銘、書信及賦文，在各卷中摻雜有之。王澹然說洪氏的駢文是「忽莊忽騷，忽奇忽正，忽慷慨淋漓，忽纏綿悱惻。叱吒風雲，如飛龍破壁；忽嘯傲山谷，如天馬行空」，這就是說，洪氏駢文極盡文章之能事，不僅足垂定論，亦可概見其餘了。

目 錄

《寄鶴齋駢文集》

寄鶴齋文彙序.....1

卷一

鄭成功論.....	5
擬進臺灣通志表.....	8
遊珠潭記.....	12
遊淡水記.....	14
紀遊滬尾.....	17
紀遊雞籠.....	19
遊關嶺溫泉記.....	21
關嶺歸途瑣記.....	23
募浚鹿港溪啟.....	25
李氏募建大宗啟.....	28

寄傲吟社詩序	30
香簽集自敘	32
施梅樵詩序	34
楊子玉夷村舊墅新宅序	36
蔡節母陳孺人貞壽詩序	38
卷二	
輓德化羅穀臣太尊文	40
代公弔陳翁雨村文	43
泉郡公祭洪敬菴先生文	45
弔張密卿文	48
公祭陳母謝恭人文	50
儒生張汝南哀詞	52
陳麗人哀詞	56
林幼春新婚序	58
施母陳恭人七十壽序	60
陳太翁賢五六十壽序	63
施母葉太孺人七秩壽序	66

徵洪烈女殉夫詩啟	68
徵林烈婦施氏詩啟	71
李烈姬陳璧徵詩啟	74
為陳介愚募恤嫠金啟	76
楊酒務爾材壽母詩編題辭	78
寄鶴齋詩贊自跋	80
跋少作鹿港溪啟後	82
自跋雞籠紀遊後	84
自懺文	86
林烈婦楊氏誄	89
李烈姬陳璧傳贊	92
施文學玉銓君墓碣	94
施節母陳穆貞孺人墓志銘	96
公弔王茂才母黃孺人文	99
村莊讀書樂記	101
擬葺修鹿港書院及文廟記	103
募建彰邑節孝祠啟	106

募修敦煌大宗啟	108
文開書院迎文昌并送字蹟啟	110
卷三	

送許大兄存業自臺灣歸溫陵序	112
擬作劉彥和文心雕龍序	114
納涼小序	117
求試文	118
代蓮社賀入泮文	119
革冒籍移文	121
公憤酷吏某令詳文	123
訓俗文	126
臺灣哀詞	130
楮先生躡蹠金王孫賦	136
項王垓下聞楚歌賦	139
班固燕然山刻石賦	141
庾亮登南樓賦	144
虞允文勝金人於采石磯賦	146

鯢化鵬賦	148
桃花源賦	153
劉阮同入天台山神女賦	155
唐明皇宣李白賦清平調賦	157
澎湖賦	159

卷四

寄鶴齋賦	162
寒梅著花未賦	165
春城無處不飛花賦	169
春陰賦	170
春思賦	172
惜花賦	174
春園賦	176
春日望遠賦	178
春日對花賦	179
遊子賦	180
西螺柑賦	181

八卦山銘	185
五指山銘	188
小樓賦	191
春江賦	193
李白春宴桃花園賦	195
十九峰賦	199
采香徑賦	200
春柳賦	203
與李孝廉石鶴書	205
與張子汝南書	213
謝汝南見訪並及汝東書	216
擬吳質答東阿王書	218
復家韞巖孝廉書	219
再與家韞巖孝廉書	221
答林幼春談近事書	223
答林幼春談近事書	225

寄鶴齋駢文集

彰化 奕生洪繡

寄鶴齋文贊序

靈均放而離騷作，太傅謫而服鳥賦；然則憔悴幽憂、侘傺不遇，正千古陶冶文心之具。而海田滄桑之變異、山河草木之觀感，當其鍊石無補，使之潛心著述，尤天所以昌大乎文章也。老友洪先生月樵以昆明劫灰之痛，居屈沉賈憤之鄉；閉戶著書，孤貞自矢，意不與流俗共俛仰。故其為文，類皆沉鬱頓挫，卓然有古作者風；而所著駢儼諸文，更氣華而體厚、詞縟而骨遒。迦陵才力富健，石筍奧博奇肆；古今相方，但有過之、無不及也。

當余識洪先生之始，為民國之戊午。時余適創辦中國寰球學友會，以一紙之「友聲」日刊，妄思與海內外同志為文藝學術之商榷。過蒙先生不我遐棄，一片朵雲，首從瀛海飛來；納交而後，報社多金，而《詩贊》名集，辱拜嘉惠，又至再至三，是先生不徒以文章見，而道義之可風，又確

乎叔世所不恒有也。不幸寰球中燐，小友王君澹然復繼以薄海同文學會之召集，金蘭舊雨，重慶盍簪。兩度滄桑，而先生與余二人之交誼，於是益胞合無間焉。今年秋，先生翩然蒞海上。神交五載，始獲瞻韓；而乍親道貌，恨相見晚，益信蓄道德、能文章之士，其過人之處，尚不徒意氣勸懇懇懇已也。先生自言此來，將偏歷中原名山大川以快勝遊，而並以一滌屈賈之危塞；言時復殷然自出《寄鶴齋文彔》稿之待鐫者以相示。余喜誦先生文，更喜由是以得窺全豹。零霜墜葉，諫果在林；每讀一篇，咀賞移日。層巖洞壑、蒼翠疊進；檀樹瑤林，芳颺競拂，八家宗風、六朝流韻，殆兼有焉。今日邪說朋興，文章一道，微言將絕；得先生之文，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吾道庶幾其不孤乎！

集既成，因併敍余二人文字之因緣，書其耑如此。

民國壬戌秋九月

同社弟鎮海軼池倪承燦敍於春申軼廬

寄鶴齋文讐序

民國戊午，吾倪師軼池首創友聲社於海上，風起雲礪，得社友三百餘；植乃得從事藝文，因緣翰墨以結織當代知名之士。同社臺灣洪先生月樵年最長，詩文亦最豪，心儀其人者久。顧海天蒼莽，無由一識韓荊州為憾。今年秋，先生忽偕其少君棟楸將遍為中原名勝遊；相見而下，覺意氣誠懇，有君子風。偶縱論詩文，月旦百家，均精湛有至理。遇同社友軼師外，與植為最契；記賜和什中，有「一面竟成千里友，三生早讀五車書」之句。末學後進，乃獲交訂忘年，何其幸也！

他日先生復出其所著《寄鶴齋文讐》，都若干卷，屬為編纂。受而讀之，淵懿樸茂，風骨蒼勁如其人。四六文更典雅道逸，於豐縟中見奇氣；而忽莊忽騷、忽奇忽正、忽慷慨淋漓、忽纏綿悱惻、忽咤叱風雲如飛龍破壁、忽嘯傲山谷如天馬行空，直疑置吾身於驚濤澎湃中而莫知所居。烏乎！是不謂之極文章能事也得乎？植不才，烏足以當斯選。特重違其請，姑謹為編次，付之梓人。

既竣事，乃作而歎曰：當今士大夫幕燕自嬉、釜魚相慶，祇知以醉夢

溺餘生；其有克敦氣節，遺世獨立者幾人哉！況其閉戶著書，不求聞達；本道德、發文章而傳之無窮也耶！抑吾聞之，昔司馬氏龍門史筆，自得山川奇氣，其文乃雄千古；先生此遊，而蘇、而浙、而寧、而皖、而贛、而豫、而鄂、而虞山、而華嶽、而泰山、而首都，所過名山大川縱橫幾數千里，舉中華宛委瑯環諸名勝，寓於目而羅之於胸，則浩氣之所存、豪情之所寄，今後先生之文章，其下筆得江山之助，必更有奇偉雄邁在；可拭目俟也！至若先生高誼雲天、深情潭水，則吾軼師之序言盡之，植何贅焉！

民國壬戌季秋

同社弟丹徒王植澹然父僅序於海上之培花軒

卷一

鄭成功論

南渡君臣，蒼黃一局；偏安社稷，瞬息五噫，有明一代之河山，竟無半坏之荒土！雖史公義烈，金陵之王氣無存；瞿老孤忠，緬甸之蒙塵亦遠。縱成海上之一軍，豈有崖山之片石！是故君存與存、國亡則亡，大事崩頽，已同流水；孤臣哀憤，惟付燼灰。從未有乾坤已老，頭觸不周之山；滄海永更，口銜精衛之石，纏綿三十年餘之久，開拓八萬里外之遙，正朔懸諸共和，空名繫於永曆；鯨鳴蓬島東西，豕突大江南北，如延平王成功者，竟能志踵文、陸之為，力綿昱、昺之祚也！

當其時，李逆犯京師，思宗殉宗廟；明社已墟，江南不保。唐王以彈丸之土，希白水之功；杜宇無聲，空呼望帝；萇弘有血，竟欲支天。賜姓循李勣之事，駙馬虛桓溫之名！少年公瑾，江上視師；文學秀夫，閩中立幟。射錢塘之弩，勁臂三千；沉壽張之槍，孤軍五百。黃旗紫氣，竟鳴鼙鼓乎中原；錦纜牙檣，遂洗甲兵於大海，可不謂壯哉！

然而光華復旦，宇宙重新，一統神州，非蟲沙所能突；萬年磐石，豈

螳臂所可撞！我國家神武不殺，群黎則筐篚而來；威聲遠揚，萬國則輦琛而至。礮蚩尤於塚上，臣箕子於周京。成功雖忠義夙懷，號咷不已；暗鳴所激，氣憤風雲；咤叱所遭，颶生海島。無如漢業已成，唐基丕建：金甌無缺，不妨宏域外以包荒；玉璽有歸，豈能向寰中而蹩躠！一髮千鈞，泰山累卵，信愚公之愚，蟻力撼山；夸父之夸，跂行逐日也。又況唐王新立，我兵長驅：揚州風鶴，無非鼓角之聲；瓜步鋒烟，盡是旌旗之色。兵及金華，王發延平；公雖倡勤王之師，事已成瓦解之勢。樓船六百，俱作降旛；甲盾五千，無復戰志。而翁竟去，欲為枯上之糞；童子何知，獨領軍中之隊！一莖勁草，當無限之疾風；半死梧桐，作後凋之奇節：此公之難一也。既而唐王告薨，桂藩繼位。造次立君，臣民之疑信參半；流離踐祚，朝野之擁戴皆虛：故觀生樹同室之戈，紹武蹈靖江之轍。蠻觸之邦，竟成兩大；勃谿之婦，乃奉二姑。公獨純全無貳，專壹靡他。前尊隆武，後奉永曆；不立異以速亡，不居功而跋扈。篤恭後主，幸神器之有人；奮武前驅，恐崇墉之難守：此公難二也。值國多艱，遭家不造。數載鯨鯢，外有必塗之斧鎬；一朝狗彘，內無可紹之弓裘。公文之芝龍，甘棄南畿之封，欲作北庭之服。雖順逆能知，未敢久稽天討；而從違先謬，何能無負君恩！公獨深明大義，斷割私情；負家而不負國，報主難以報親。銜衣泣

諫，挽袖哭留。堂前賜玦，傷心彼昊之非；臂上涅銘，抱痛所生之往；此公之難三也。及夫天鑑孤忠，帝容蠻蠹；特許投誠，遠招納款，茅土之封可卜，富貴之事可求。國破君亡，既異負心而苟活；時移勢盡，亦非反面而事仇。青史之評安在？天下之論亦寬。而乃腸如鐵石，願作斷頭將軍；汗出丹青，不為屈膝男子。黃道周之殉志，史可法之隕身；既無獨而有耦，復殊轍以同歸。有明遺臣，而公逾烈矣！

悲夫！天荒地老，公為隻手之扶；海宴河清，公作末流之梗。首陽雖烈，遜此義旅一枝；靖海誠榮，安得英聲千古！島嶼遐棲，炎荒遙拓；雖為當時巢窟之居，實為我國荊榛之闢。迄今鹿耳波濤，秋風吐忠臣之氣；鯤身星火，夜月明烈士之心；而江山似繡、田園如錯，抑又想見公之雄概、公之經綸已。

擬進臺灣通志表

臣聞天開禹甸，王母呈益地之圖；帝拓神州，周官上職方之紀。億千
年邦基丕建，九萬里版宇遙登。火維朱方，繫神英之平圃；方壺員嶠，作
天帝之固時，蓋八閩有外，兩戒無邊，水盡西流，司西荒為反景；山皆東
峙，與東極止迴風。允大一統之志，兀成三鎮之雄，故海王山國，管子可
以名書；林族墜形，淮南因而作訓。謹稽臺灣，肇自明季，造於我朝，鴻
濛甫闢，榛莽未通，郁州之山自蒼梧徙來；江淮之民從甌閩遷至。蠶叢鳥
道，同西蜀之筇都；熊耳虎牙，似南滇之蒙詔，海水不波，雖覺蠻烟蕩
漾；山靈效命，時聞蛩雨吹還。迨乎皇仁遠揚，聖恩廣沛，交趾國中，鑄
成銅柱，朱崖道上，勞入豸冠。廣輪漸拓草昧，遂開南北一千八百里、東
西三十六重，峯垣墉峻于赤嵌，脅輔及於澎湖，固知經綸所至，變絕域為
神臯；敷被攸垂，化流沙而海甸也。

然而么麼小醜，跳梁時生，荊梗不馴，震騷或再，朱一貴逆於前，戴
萬生亂於後。島夷皮服，草木為兵，山鬼晝行，蟲沙成眾，朱波小波，驅
聾耳之隊；徵側徵貳，頓壺頭之師。焚撲或難，撫綏匪易，乃天威霹靂一